



宋元通鑒

六十三卷六

宋高宗



二十

特別
48
3719
20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三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三

巳酉年七月
至十二月

高宗四

建炎三年秋七月辛巳苗傅劉正彥伏誅 癸未范

瓊自洪州入朝以瓊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

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

非顏岐並落職張澈衡州居住 丁亥皇太子粵卒

太子從幸建康屬疾宮人蹴地上金鑑有聲驚悸疾

轉劇以致不起初張浚以專嘗奸帝位建議去之至是竟連其乳母置死 戊子鄭穀卒穀字致剛建州人政和八年進士積官僉樞執政甫百日而卒帝甚悼之 已丑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僉書樞密院事 辛卯改杭州為臨安府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為道遠饋餉難繼乃變前論會滕康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將定都杭州升為臨安 壬辰范瓊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

武昌循不
肯真賊腸
也

劉子羽

歿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它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後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瓊下有敕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眾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歿子弟皆流嶺南 丁酉遣工部

通鑑卷六十三 宋紀 高宗四

尚書崔縱使金通問二帝初帝將遣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繫莫肯往縱大。臣。更。雅。毅然請行比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歿之縱字元矩撫州臨川人洪皓同年進士 庚子張浚發建康壬寅命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隆祐太后如洪州又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過落星寺暴風覆舟宮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無虞 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初充留守東京以糧絕歸行在遂有是命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弃今一舉足此地

雅縱系節

非我有。它日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朝廷命郭仲荀程昌禹相繼代充。然留守司亦名存而已。乙巳詔江西閩廣荆湖諸路團教峒丁槍杖手勞費民財。供餉不貲。往往散為盜賊。山東盜郭仲威掠淮陽軍。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往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陽。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壯以充軍。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飢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

林勳

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
羨者而襍組錢穀以爲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
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
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
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
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
分爲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
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
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
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

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
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酷與凡
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
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略
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
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
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
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
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
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

通鑑卷之二十三 宋紀
四
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八月己酉移浙西安撫司于鎮江府庚戌李邴罷壬子以劉珪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甲寅王庶罷以王似爲陝西節制使己未太后發建康丁卯聞金人南侵而洪皓崔縱未復帝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爲使金軍以請和致書于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

倅

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所以認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又命呂頤浩遺書劉豫俾諭此意閏月己丑以呂頤浩杜充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畧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士策一

胡寅

士作七

罷和議而修戰畧。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辛卯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于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以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王瓌隸之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

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並受充節制。丁酉太后至洪州。壬寅帝發建康，將如臨安，考功員外郎樓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一意還臨安，不復議防淮矣。甲辰次鎮江，賜陳東家金。九月丙午朔日，食，諜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浙，遣韓世忠控守圖山福山。辛亥次平江府。壬子金人陷單州，與仁府遂陷南京，守臣凌唐佐被執，劉豫因使為守唐

劉唐佐宋
汝為少節

將帥不協

張邵

通鑑卷六十三 宋紀
佐與宋汝為密疏其虛實。以蠟書告于朝。事洩。豫併其家捕之。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殺之。境上。癸丑。以周望為兩浙荆湖宣撫使。總兵守平江。以張守同僉書樞密院事。時杜充嚴急。劉光世不樂屬。充會朝議。以隆祐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命光世移屯江州。捍衛之。丙辰。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武臣楊憲副之。邵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為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見左監軍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

李邈死節

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僞楚僭立。羣盜蠡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柞山砦。甲戌。金帥婁宿犯長安。金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李邈故為真定帥。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邈笑不答。及髡髮。令下。邈憤詆之。虜撻擊其口。猶叱血喫之。遂遇害。邈將歿。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為之流涕。邈字彥思。清江人。以蔭入官方。其在真定時。雖措置無策。

耿堅向子
俊死難

至是亦可嘉尚云 冬十月癸未帝至臨安留七日
時兀朮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
西帝遂如越州庚寅渡浙江郭仲威詣周望降望以
仲威為本司統制 辛卯李成掠淮北陷泗州殺知
州耿堅據其城帝降詔撫諭之命成知泗州成復陷
滁州守臣向子俊及諸官屬皆被殺 壬辰帝至越
州戊戌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浚上疏言漢中
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
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于此謹積粟
理財以待巡幸時金兀朮遣當海先取壽春而自以

趙令歲死
節

趙開

理財

兵繼之掠光州擊破張用軍庚子犯黃州守臣趙令
歲以內艱已還在道聞變乃復疾趨入城守禦金人
力攻城陷欲降之令歲大罵不屈而歿令歲宗室燕
懿王之玄孫也 辛丑張浚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
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
加獨推貨尚存贏餘而貪滑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
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
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
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
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

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緇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為便，時浚倚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金人發黃州逼江州，劉光世日置酒宴會，金兵渡江，凡三日尚未之知。及薄城下，遂引兵遁趨南康。知江州韓梈弃城走，金人入城，殺掠遂由大冶縣趨洪州。是月京西賊劉滿陷信陽軍，殺守臣趙士負，盜入宿州，殺通判盛修已。十一月乙巳朔，金人

趙士負

盛修已

唐璟死節

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王善叛降金，戊申兀朮犯和州，守臣李儔以城降。通判唐璟死之。是日長至，詔曰：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續不圖，即懼多故，昧綏懷之遠畧，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于五遷。茲緣仗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攜於道路，飢疲蒙犯于風霜。經從或苦於繹騷，程頓不無於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倣治古之時，巡旋即輿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裁財，力困供輸之役肆。風宵而軫慮如冰炭。

通鑑卷之二十三 宋紀
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誓專
克已以焦勞欲睦鄰休戰則卑辭屈禮以請和欲省
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於氛稜殆將
無愛於髮膚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於屢興餽餉
日滋而征歛未遑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
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少候寇攘之息首圖
蠲省之宜况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禍亟
雖朕意日求於民瘼而人情終壅于上聞主威非特
於萬鈞堂下自遙於千里既真偽有難憑之患則遐
邇嚙無告之冤已救輔臣相與虛懷而聽納亦今在

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靡拘
微隱所期爾眾或體朕懷尚慮四民興失職之嗟百
姓有奪時之怨科須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犴獄蕃
滋邦法有稽於未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
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
禍於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眾亟攘外侮
協濟中興 己酉張浚出行關陝 兀术陷無爲軍
守臣李知幾弃城走 壬子滕康劉珪奉太后將趨
虔州江西制置使王子獻弃洪州走 丁巳金人陷
臨江戊午陷洪州撫袁二州守臣王仲山王仲巖皆

潘振死難

陳淬死戰

胡友

降庚申金人陷真州辛酉太后至吉州壬戌金人陷
 溧水縣尉潘振死之癸亥金人陷太平州甲子杜充
 始遣都統制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王瓚
 先遁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歿之時太后至吉州方五
 日金人追之急后乘舟夜行乙丑至太和縣舟人景
 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滕康劉珏皆遁
 兵衛不滿百遂自萬安登陸后及潘貴妃以農夫肩
 輿而行至虔州府庫皆空衛兵所給惟得沙錢市買
 不售與百姓交鬪縱火四掠鄉兵首領陳新率眾圍
 城楊惟忠部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下后稍安

金兵至廬陵太守楊淵弃城走時胡銓為舉子居
 薊城團結丁壯以保閭井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
 中惡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張勳責楊淵弃城
 之罪淵懼自歸太后太后降敕諭銓事定太守來疑
 舉子有它志不敢入城銓曰吾保鄉井耳豈有它哉
 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薊城 丁卯詔曰國家遭金人
 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
 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于鋒鏑故包羞忍耻為退
 避之謀冀其逞志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
 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遷之遠極于海隅卑詞厚禮

此處看不
透真其垂
理 欄豈有此

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心貶屈請用正朔此於
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
累年甲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
兵聚于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尚
容朕為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體敢有不恭或
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社塗炭生靈竭取東南金
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行陣以踐前言以保
羣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躡前去浙西為迎
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
辱悼殺戮殘焚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

議論皆正
而發之太
遲

同心戮力奮勵而行以存國家是日金人陷吉州又
陷六安軍已巳帝發越州次錢清鎮將如浙西迎敵
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鎮者侍御史趙
鼎力諫以為眾寡不敵不若為避狄之計庚午遂復
召百司回越州 以周望同知樞密院事仍兼兩浙
宣撫使守平江郭仲荀為副使守越州張俊為浙東
制置使 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為御史中丞二
人皆嘗建議避狄故遂用之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
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
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

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連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范宗尹薦季陵才命知臨安府。復爲中書舍人。陵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而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其爲可。朝廷以其爲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其爲不可。朝廷以其爲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

救。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張慙許景衡飲恨而歿。凡知幾自重者。往往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制額。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

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歛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已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 辛未兀術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時江浙倚重于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術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術遂乘充無備進兵陷和州陷無為軍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長驅至建康充渡江遁

楊邦乂

真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入營居長蘆寺兀術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稅率官屬迎金師拜兀術於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兀術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邦乂字晞稷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第每以節義自許歿之日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謚忠襄賜廟褒忠 癸酉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

趙立大戰

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
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甲戌韓世忠自鎮江還守江陰是月知徐州趙立
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杜充承制
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奔徐州將赴楚州乃以兵邀
于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
曰回顧者斬於是率眾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
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
軍趙歇定方拔箭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
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淮盜劉忠初聚兵于東京

孫知微死

自斬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判孫知微死之京西制
置使程千秋軍襄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
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為仲所敗千秋弃城
自金州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城郭皆為仲有 十
二月丙子帝至明州丁丑江淮宣撫司將戚方擁眾
叛犯鎮江府殺守臣胡唐老 辛巳金人攻常州守
臣周杞遣赤心隊官劉晏擊之迎岳飛移屯宜興盜
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辯
士馬臯林聚盡降其眾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
其營斬之時兀朮將趨杭州遂攻廣德軍飛聞之邀

胡唐老死

劉晏

王貴

傳慶

馬臯

林聚

周烈死難

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駐軍鐘村。將士無糧。忍飢不敢擾民。會金復遣兵攻常州。飛復追至四戰皆捷。于是廣德無援。金人殺守臣周烈。壬午定議。航海避兵。甲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為威武大將軍。宣撫處置司都統制。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遂有是拜。軍士悅服。浚又辟劉子羽參議軍事。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統制璘掌帳前親兵。乙酉兀朮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州。吾豈能遽度哉。遂犯

吳璘

死之不終

朱躡死戰

臨安守臣康允之弃城走錢塘。縣令朱躡率弓手土軍前路拒戰。雨中流矢猶奮勇而進。力竭死之。躡湖州安吉人。兀朮聞帝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追之。己丑帝乘樓船次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于明州。以候金使。又謂張浚曰。若能扞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于是郎官以下多從衛。癸巳帝舟次昌國。乙未杜彥犯潭州。殺通判孟彥卿。趙民彥金人屠洪州。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金人芑八守

孟彥卿趙民彥死難

唐琦歿節

予誦諸越
州尚有異
焉蓋歆脫
君于難緩
其道也

通鑑卷六十三
之衛士唐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
入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我即歿為趙氏鬼耳琶入曰
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李鄴為帥尚以城
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為臣不忠吾恨不得手沙之
尚言及斯人邪仍顧鄴曰我月給石米不肯背其主
汝享國厚恩乃若此豈人類哉諾罵不少屈琶入趣
殺之至歿不絕口 庚子帝移次温台癸卯黃潛善
歿于英州 李成自滁州引兵之淮西 是年凡天
下官田令民依鄉例自陳輸租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四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四 庚戌一年

高宗五

建炎四年金天會八年春正月甲辰帝舟居于海乙巳金

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却之 丙午帝次

台州章安鎮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去丁巳

婁宿陷陝州李彥仙死之彥仙在陝蒐軍實增陴濬

隍益為戰守備遣統領邵興復虢州金將烏魯來攻

通鑑卷六十四 高宗五

劉洪道

李彥仙
死戰

邵興

使有援兵
可備一大
將

彥仙敗之婁宿聞之自蒲解率兵大至彥仙又大敗
之婁宿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
求兵于張浚已而婁宿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
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輸一軍攻城期以三旬
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出與戰旣而食盡告急于浚
浚檄曲端以涇原兵援之端素嫉彥仙不奉命浚曰
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
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婁宿奇其才誘啗百端彥
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歿其屬官居民無
一人降者皆哭李觀察不絕口婁宿怒盡屠之彥仙

張公裕

張延壽

字少嚴寧州彭原人初名孝忠靖康初李綱宣撫兩
河上書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
去易名彥仙旣出效用在陝而踰年大小二百戰未
嘗敗勦至是力竭無援以身殉國 巳未金人陷明
州夜大雨震電乘勝破定海昌國以舟師來襲御舟
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外船擊却之
金人引還辛酉帝發章安甲子泊温州港口戊辰滕
康劉珪罷御史張延壽論其不能憂國任事使太后
涉險爲敵人追迫故也 金以韓企先爲尚書左僕
射兼侍中時金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

金韓企先

鄜瓊

故事或因或革咸聽折衷 二月甲戌朔河北盜鄜瓊降于劉光世瓊相州人初隸宗澤澤死調戍滑州金人入寇戍軍亂殺其統制推瓊為主瓊因誘衆勤王行收兵北渡淮有衆萬餘至和州爲金當海所敗遂率衆降于光世詔以爲楚州安撫使 乙亥以盧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金旣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暉劉玠趙聿之戰歿向子諱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丙子金兀朮引兵北還至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遵陸取道秀州而北丁亥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

王暉劉玠
趙聿之死
戰
向子諱

汪藻言

官悟出奔爲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于金 庚寅帝次温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上奏曰竊惟金人爲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自古夷狄強盛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肆中國凌夷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亟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太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於天下而犬羊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

通鑑卷六十四

宋紀高宗五

三

淮南至江浙則破江浙嘻咲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于乘桴入海俵俵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將帥自行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也論其官則磨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厮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

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夷狄者陛下不得而聞也擁重兵居間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格也然天下之人猶以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效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為陛下施鏃矢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虜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於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為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遠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虜性强復不嬰其鋒猶懼屠戮况

青俊

以此責諸將當無辭
責世忠

以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聞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瓌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歸鎮江所儲之貲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為逃遁

責光世

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廷欲倚世忠為杜充之援者無不竊笑是世忠初無為陛下拒敵之心也洎杜克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為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柁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不知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瓌使之也使豫章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橐負鑽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歿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獲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

再責俊

通鑑卷六十四 宋紀 高宗五

再責世忠

溫道路鷄犬爲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烟韓世忠逗留秀州果放軍四掠浙西爲之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平江府自城而外無不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冒不測之險而不恤也王瓌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爲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爲陛下言者豈以爲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藉此

責瓌

曹爲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爲之主邪所謂爲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矣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爲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一路懼其裁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懼其裁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虜人侵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害江

通鑑卷六十四 宋紀
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爲幸也。豈今日之謂哉。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賊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鬪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自欲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於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降旨麾云。候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温州。是諸將旣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鬪。猶懼不前。

公論

况令人使遁邪。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唯王瓌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它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趣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歿。杜郵郭元振。唐之勲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纛下。蓋威克

賈諸將謂
諸將中無
人亦失言
矣

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既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爲恩况此曹平時厭餼於擄掠之費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于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能少貸此其所以爲高祖也故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邪今陛下

當以將將爲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狗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爲虜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爲名者王將將佐僚屬並論如法仍使於偏裨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

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爲諸將之代以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爲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虜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雷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於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於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 辛卯金人陷秀州

甲午鼎州民鍾相作亂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相率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爲名自稱楚王改元天載寇澧州陷之 乙未杜充罷丙申以金兵退肆赦 李成入舒州 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奔城遁兀木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得脫者十之一二 三月壬子金人入常州守臣周杞弃城去甲寅帝謂輔臣曰隆祐太后朕初不識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國家多難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朕何以堪當亟奉迎以慰朕懷遂遣盧益及辛企宗潘永思等如虔州 丁巳金人至

迎隆祐太后

鎮江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術師還擊之及兀術由秀州趨平江山寺兀術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術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

蘇德

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術之婿龍虎大王兀術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術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龐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術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術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術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兀術奔竄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

通鑑卷之四
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之。兀木引還。欲北渡。韓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木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日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角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木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木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木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

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筩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木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木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木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歿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木遂濟江。屯于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木。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辛酉。御舟發温州。前軍將楊勅叛。戊辰。孔彥舟獲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大復聚衆于龍陽。已巳。戚方陷廣德軍。

夏四月癸酉以江西州縣兵盜殘破蠲民夏稅戊

寅金婁宿旣陷陝州遂長驅入潼關曲端遣吳玠拒

于彭原而擁兵邠州為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撒离

喝懼而泣婁宿整軍復戰玠軍敗績部將楊晟歿之

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為援大諾之

由是二人有隙玠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

東 癸未帝還越州初金人退帝自溫將西還召羣

臣議駐蹕之所呂順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

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面圖關陝則

兩得之帝曰善至是遂駐越州尋升越州為紹興府

楊晟死難

曲端不援

吳玠

初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

兵柄樞府幾無所預呂順浩在位尤顯恣中丞趙鼎

嘗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順浩請帝幸浙西下

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為不可輕舉順浩惡鼎異

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乃上

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

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權堅臥不出上

疏論順浩過失凡千餘言順浩因求去詔以順浩倡

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為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

而復命鼎為中丞諭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

不之識今於卿等見之 戊戌賑明州被兵民家
 已亥以張浚為浙西江東制置使金人犯江西者聞
 兀朮北還亦自荆門引去留守司統制牛皐潛軍邀
 擊敗之于寶豐之宋村 五月甲辰以范宗尹為尚
 書右僕射兼御營使壬子金人在建康者聞兀朮渡
 江而北大肆焚掠執李梲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
 而去梲道歿邦光歸于劉豫岳飛邀擊金人于靜安
 鎮大敗之初杜充之敗也其將士多行剽掠獨飛嚴
 戢所部不擾居民士夫避寇者多賴以免 以張守
 叅知政事趙鼎僉書樞密院事 乙卯王綯罷 癸

亥詔中原淮南流寓士人聽所在州郡附試 乙丑
 以翟典等為京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時京
 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蠡起大者數萬人據
 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
 之眾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
 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典等並為鎮撫
 使分地畀焉翟典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洲連
 水軍劉位滌濠州趙霖和州無為軍李成舒蘄州吳
 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
 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陝

通鑑卷之六十四 宋紀
州荆門公安軍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
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馬長寧順昌府蔡州軍霍興
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
于羣盜霍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
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
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為辰沅靖州郭仲威為真揚鎮
撫使 戊辰命江浙州縣祭戰歿兵民 金撻懶圍
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
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
之乃稍引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于楚立

趙立拒金
所使

沈與求

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六月癸
酉貶周望連州安置侍御史沈與求論之也甲戌罷
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戊寅滁濠鎮撫使
劉位為盜所殺甲申岳飛破賊方于廣德 張浚罷
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
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
婁宿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
將士精銳且因糧于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
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
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敝乃可圖也

虜驟來應
之在速若

通鑑卷之六十四 宋紀 高宗五

遲至一二
年又遲至
十年乃可
未解

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兀朮
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
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
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
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丙戌戚方降于張俊 秋七月戊申張浚獻黃金萬
兩助軍用 乙卯金人將立劉豫徙二帝于韓州之
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里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
以桃梨粟麩等獻二帝始知康王即皇帝位 以呂
頤浩爲建康大帥 庚申以岳飛爲通泰州鎮撫使

通哲

諸將討戚方岳飛與戰數十合皆捷方遂降于張俊
俊還盛言飛可用乃有是命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
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
等路次第而復不聽 金兀朮引兵趨陝西時張浚
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
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兀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
趨陝西金主亦以婁宿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
守因其請益兵命訛里朶往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
陝西軍州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
迎降 辛酉建州民范汝爲作亂時方艱食民從之

通監

宋紀 高宗五

七

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爲所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之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爲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八月辛未朔以謝克家參知政事庚辰隆祐太后至越州承州鎮撫使薛慶與金人戰于揚州敗死癸未盧益罷以桑仲爲襄鄧隨郢鎮撫使范宗尹念鄉國被禍請赦仲罪而授以官從之九月甲辰太上皇后鄭氏崩于五國城戊申金立劉豫爲齊帝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

薛慶死難

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已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旣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邪元帥盍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撻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爲大齊皇帝世循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爲丞相李孝揚爲左丞張東爲右丞鄭億年爲工部侍郎李儔爲監

朱弁

察御史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第益為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改明年為阜昌元年朝廷之凡為仕於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金人迫朱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飢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歿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

呂備中

邢純

漢言信矣

也。劉豫命偽帥趙斌以禮聘尹焯焯不從以兵恐之焯遂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順易傳十封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婿邢純拜而受之光黃鎮撫使吳翊弃城走以李成兼領光黃丙辰金人攻楚州鎮撫使趙立遣人告急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陰懷顧望光世將王德卲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為援而眾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

通鑑卷之四十四

七

趙立死節

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隸兵籍為人木強不知書忠義出天性善騎射不喜聲色財利仇視金人所俘磔以示眾未嘗獻馘也事聞贈奉國節度使謚忠烈癸亥張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

秦鳳 孫偓 劉錡

郭浩

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眾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已而妻宿引兵驟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

通鑑卷六十四 高宗五

彥先死難

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于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各浚之輕師失律 淮揚鎮撫使李彥先引兵救楚州不及敗死 冬十月辛未秦檜自金歸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為其任用撻懶信之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使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

疑其與何桌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 丁亥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乙未岳飛破金人于承州 淮寧鎮撫使馮長寧叛以城附劉豫江東賊張琪犯建康

府虔州賊李敦仁及弟世雄破石城縣鍾相王善餘
黨楊華祝友復作亂 十一月甲辰趙鼎罷上欲以
副都統辛企宗爲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持不下
帝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宮欲申企宗前命謝克家
曰如此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謗于天
下後世也 丙午岳飛奔秦州渡江先是飛戰于承
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劉光世等
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以致楚州爲金所陷詔飛還
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于沙洲保護百姓
伺便掩擊飛以秦州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渡百姓于

沙上丁未金人犯秦州飛退保江陰沙上 以秦檜
爲禮部尚書富直柔僉書樞密院事 戊申金人陷
涇原經畧使劉錡退屯瓦亭金人遂取渭州鎮戎軍
環慶叛將慕有復引金兵陷環慶 壬子日南至帝
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
亦然 丁巳以王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時所在盜
起加以飢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徃徃窺覬桑
仲旣陷均房遂乘勢直搗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
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
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閑立爲先鋒擊之賊銳

關立死戰

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 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弃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

劉子羽定開陝大計

關師古

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眾來會凡千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阨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僮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濁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賈世方

劉惟輔
死即

役法

君人之言

十二月壬辰金人掠熙河副摠管劉惟輔擊敗之殺
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
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為金人所執粹以去惟輔曰歎
犬斬即斬吾頭豈汝粹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
一旦遽降敵邪即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
殺惟輔涇州人贈昭化軍節度使立廟成州號忠烈
是月定差役法初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
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知講
議乃為定法以二十五家為一保一大保為一都內
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

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
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
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金密論諸
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
罷客戶並籍入官刺其耳為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
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於鞑靼諸國以易馬蓋既立
偽齊以舊河為界恐陷虜者逃歸豫地故爾樂壽縣
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粘沒喝必責
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
無以自活士大夫徃徃乞食于途粘沒喝見其多恐

或生事聚三千餘人坑之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五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五 辛亥一年

高宗六

紹興元年 金天會九年 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官

遙拜二帝不受朝賀下詔改元釋流以下罪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汪藻上疏曰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劇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爲難今國家之

通鑑卷之六十五
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拯之術而求言于臣等儻猶狂習故態用猥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况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倦倦効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

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未足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于中原羣盜跳梁於諸路陛下專于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卻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爲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鬪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仗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

通鑑卷之五十一 宋紀
民使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
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三焉。
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
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
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
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
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提
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
藉此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拂其心。
將誰肯前。歟。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

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
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爲
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
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爲之
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
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
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且
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
復敢萌於胸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
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

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倚據目前爲
遣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
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
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於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
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
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
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啣詭
轡。毀首碎胷。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
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固
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

者。即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
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
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
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邪。故信嘗曰。陛
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
制已。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于
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
食。便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
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
濼。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濼代。崇文懼。盡力縛

語太輕
薄浮浪

通鑑卷之五十一
賊以獻。是以漢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濞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如蕭何則發

蹤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爲謀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

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爲
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
顧於此曹。何有然致人言如此。恐必有可疑之迹。不
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
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
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而後已。朝廷豈
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
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爲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
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邪。兼國家出師遣
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

不易之論

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廷。而爲之使者也。
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而不利
於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於已而不便於國者。必
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
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
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
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
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艱
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
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

通鑑卷之五十一
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於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取大半之賦爲非，尚有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黎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歿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寧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

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太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真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于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

通鑑卷之五十一
來一聞入境置軍期司率歛民財無復稽攷恣爲侵
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
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
官之廩乘輿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
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
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
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
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弃
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
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

培歛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
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
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
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
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
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水
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
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
圖之後悔無及邪晉以六卿帥師而卒于分晉者六
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于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

通鑑卷六十五
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成。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于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

此策亦妙

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請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張俊爲招討使。岳飛副之。以李光爲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持顛爲已任。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限制。惴惴焉日爲乘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

於并冀兗豫同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為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礪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篠之場或倚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于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附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 李成馬進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 辛亥謝克家罷 二月己卯日中有

自元水渡

江諸虜皆

散其不能

耐久可知

惟乘帝奔

幸所過如

掃葉而立

邦昌立劉

豫皆藉于

中國人最

後則詐遣

一秦檜伴

逃入相而

江山盡入

手矣

破盜

黑子四日乃沒辛巳以秦檜參知政事 三月張俊

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

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

營西山俊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

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岳飛曰賊貪而不慮

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

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

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

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

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成於樓子莊大破之追斬進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啣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走蘄州降于偽齊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 金兀朮陷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州自是涇原熙河二路皆爲金有 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榮木梁山灤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

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襲據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俘馘五千餘人撻懶收餘衆奔還楚州退屯宿遷尋北去榮告捷于朝遂以榮知泰州 金人破福津蹂同谷以迫興州張浚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爲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王庶爲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夏

通鑑卷之五十一
四月庚辰隆祐皇太后孟氏崩年五十九翰林學士
汪藻上謚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熙
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儷宸極者
后也所以奉宗祏而隆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
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詳在
漢則明德和嘉著稱於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
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筦之輝巍巍乎與帝德
並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
茂柔明之資粵自先正魏王有功在祖之世王室所
賴旂常紀之其澤深慶絲用集我大母基迹元祐嬪

切
于泰陵逮事宣仁欽聖兩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
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弘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進
遐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二帝
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大母起於危
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
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
不是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兇闕朝宥自
內作天下之勢甚於綴旒我大母投袂而履禍機立
談而銷逆殺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
免塗炭雖媯皇以鍊石補天不是過也既勲猷崇極

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淨謙冲而以道爲本沉潛剛克而與神爲謀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虔奉翟車謁款宗廟極四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極郊蠶告畢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遽掩長秋之御茲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游之不返雖遂服不可勉從朞歲之喪而興哀之時每過舉音之節由是命有司考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于神明節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德

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御簾基圖旣安即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之功邪寢典焦勞言動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邪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政以任溥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邪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窒之從容房帷密幹鴻造非安民有功邪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誅貴勿不誅長而皇后之謚則請之於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况我大母盛德元

功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議擬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爲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從之 金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威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接亦不知大石所往粘沒喝以耶律余覲遠之近族必知其巢穴以番漢及女真軍萬人付余覲使攻大石于漠北曷董城臨行質其妻子仍起燕雲河東夫運餉曷董去雲中三千餘里是行也三路之夫死者不可勝計 劉光世復楚州 五月癸卯作大宋中興玉寶 丙午劉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

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故也 辛亥水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 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皆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 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六月壬午詔權攢昭慈獻烈皇后于越州會稽縣之上皇村俟軍事寧歸葬哲宗園陵 巳丑邵青復叛犯江陰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

進彥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 張浚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于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粘沒喝旣得陝西地悉與僞齊劉豫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逃 秋七月辛丑封太祖後令話爲安定郡王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詔封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世世勿絕自宣和末至今未舉有司其上應襲封人名依故事舉行至是以德昭玄孫令話爲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絕 丙午劉光世遣將喬仲福擊邵青于常熟爲所

端伎忍之
將反則誣
矣

吳玠不終

敗 撻懶自宿遷北歸 癸亥范宗尹免宗尹有才智年三十爲相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爲政多私屢爲言者所詆秦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爲人會侍御史沈與求奏其曾汚僞官且年少爲相恐誤國事遂落職 八月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浚旣敗于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于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于棊州獄有武臣康隨者

張守不終

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憾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建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脇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未幾金人再戰于富平浚師詐張端旗以懼敵金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浚師復敗自是陝西漸失矣
戊辰張守等上紹興重修敕令格式 癸酉復以汪伯彥爲江東安撫大使時黃潛善已死張守復荐

用伯彥侍御史沈與求論劾之詔伯彥復褫新職守亦引疾辭去 戊寅以李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 丁亥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旣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畧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于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

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
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
彼也 九月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
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卿蘇遲等
言國朝大禮作樂依儀合於壇殿上設登歌壇殿下
設宮架今親祠登歌樂器尚闕宣和添用籥色未及
頒降州郡無從可以剗製宜權用望祭禮例止設登
歌用樂工四十有七人乃訪舊工以備其數 癸丑
復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
事頤浩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今李成

此幸東南
為大失計
也顧行在
不得不急
盜賊而將
力分矣

摧破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不久可平惟閩中之寇
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等在湖南江西
之間而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寇最急
廣盜次之蓋剛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速
除為害不細帝深然之 以汪藻為龍圖閣學士知
湖州藻以顏真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
賜廟忠烈藻又言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
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
書流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詔而藏之御府矣若太
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

並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檇。杞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

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淵聖皇帝。緣奸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凌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羣臣當任其

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况三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弋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畧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爲忠賢邪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爲邪佞邪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弃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史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耳况其他

乎中原失平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埋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渾殺白赤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與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在

通鑑卷之五
顛沛中。史官不廢。況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正朝廷
蒐補闕遺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
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
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剗募。
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曆。官採擇。帝從之。即
以命藻史館。既開。修撰棊崇禮言。不必別設外局。值
郡人投匭。愬藻敷糴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
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長星見。詔求直言。冬十
月乙丑。李回罷。己巳。邵青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
陰。劉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

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
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
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
悉平。庚午。以孟庾參知政事。以季陵爲右文殿修
撰。癸酉。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
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
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
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償以銀帛。
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

通鑑卷之五十一
伍連坐民昌禁如故金將没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
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
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
去没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
合金人自起海角狙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
必取玠於是兀木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
寶鷄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
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
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
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空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

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木中二流矢僅以身免
亟剗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
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
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
效力故能成功 壬午初置見錢關子時命張俊屯
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
造關子付婺州召商入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于
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
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
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己丑升越州爲紹興府 十

孟庚

魏在

通鑑卷之五十一
 一月戊戌詔移蹕臨安以軍興用度不足詔盡鬻諸路官田 辛未宗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孟庚為宣撫使韓世忠副之發大軍由溫台路入閩汝為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建州 辛丑詔續編太常因革禮 庚戌富直柔罷 十二月丁丑以岳飛為神武副軍都統制部兵屯洪州 盜曹成陷道州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即擁眾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 戊寅以彗出求直言考功郎魏在因言治平間彗出東

方英宗問輔臣所以消弭之道韓琦以明賞罰為對比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參選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輒為正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任而例被衝替者有罪犯同而罰有輕重者力言大臣黜陟不公所以致異上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 己丑起復朱玠為鎮西軍節度使 金以陝西地界劉豫于是中原盡屬於豫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六 壬子一年

高宗七

紹興二年金天會十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甲午
 詔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辛丑韓世忠聞范汝
 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
 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
 之汝為自焚歿斬其二弟岳吉以狗擒其謀主謝嚮

施達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丙午帝至臨安。詔蠲諸縣民逋負。罷行在修造。二月庚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討曹成諸盜。丁丑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爲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庚辰詔監司避本貫。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頁修日曆。帝初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三月壬辰桑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爲聲援。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盧壽王亨諸鎮撫使相爲應援。仲至郢州調兵。知郢州霍明誘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昝明復其州。辛丑淮南營田副使王寔括閒田三萬頃。給六軍耕種。癸丑河南鎮撫使翟興爲其下所殺。時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

翟琮
張九成

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陷興裨將楊偉以利
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
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
詔以其子琮嗣職。夏四月丙寅賜禮部進士張九
成等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凌景夏名在第二。呂
頤浩言景夏詞勝九成請更寘第一。帝曰士人初進
便須別其忠佞。九成所對無所畏避宜擢首選。時進
士卷有犯御名者帝曰豈以朕名妨人進取邪。令寘
本等初九成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
方談及公等其策有云闔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

葉顥

闔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闔寺不聞於誓誥。堅才聞于
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謂其無所畏避此亦
其一云是科葉顥亦為名相。庚午以翰林學士翟
汝文參知政事。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
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壬午詔內外侍從監司守
臣各舉中原流寓士大夫以備任使。癸未詔曰朕登
庸二相倚遇惟均其所薦川之人不得偏私離間朋
比害政。戊子命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
府鎮江。頤浩信秦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
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

會欲獨相
逐浩易耳
必置之鎮
江定有說

宜分任內外于是帝諭順浩及檜曰順浩治軍旅檜
理庶務如種蠶分職可也乃命順浩開府鎮江順浩
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
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瓌楊
沂中等皆隸焉帝嘗謂給事中程瑀曰順浩熟于軍
事在外摠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
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
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庚寅劉豫徙居汴豫
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
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

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洶沙
宮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 閏月
曹成擁眾十餘萬出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
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
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
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
隘道以眾十餘萬守蓬頭嶺 丁酉左朝奉郎孫覲
坐前知臨安府贓污貸死除名羈管象州 丙午岳
飛部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
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

張憲
徐慶
王貴

通鑑卷之六十一
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邵州。乙卯，劉光世聞父喪去，特命起復。金以粘沒喝爲都元帥，兀朮副之。五月辛酉，以權邦彥僉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圖中興十議，遂有是命。辛未，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

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太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在宋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

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
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
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
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
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
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為和州
防禦使。賜名瑗。丙子。呂順浩總師至常州。前軍將
趙延壽兵叛于呂城鎮。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順浩
聞秉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
行在。丙戌。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條具省

檜謀徵中

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戊子。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
獻銷金屏障。詔毀之。奪康國官。張浚以劉子羽知
興元府。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為。旋
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
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
方為岳飛所迫。乃率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辛丑。以李橫為襄郢鎮撫使。以黃庭堅所書
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壬寅。崔汝文罷。汝文雖為檜
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為金人姦。

筆叔

細故不得久居位 孔彥舟叛降劉豫彥舟暴橫不奉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 乙巳以權那彥叅知政事甲寅詔兩浙江淮守臣存撫東北流寓人 秋八月壬辰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甲午禁買花木珍禽臨安諸門不得放入 戊戌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瑀等二十人帝初即位召安國爲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爲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

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向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于春秋方欲講論

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更非其人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至渡江。專用張

邦昌。結好金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

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願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濟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于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十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為之一空 甲寅秦檜罷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

江濟

吳表臣

王居正

所言皆不辭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侍御史黃龜年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

黃龜年

進德卷之六
陸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威福
在已欲永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檜黨王與王晒王
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觀官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
諸裔土以禦魍魎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大臣
之禮柰檜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
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羣盜必分首從爲之從者皆已
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于父子義莫
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旣然
則何忌憚而不爲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君臣

禮所恃者
金也非覺
也

之勢陽爲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
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
私已有一即可黜况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爲多乎章
凡三上遂禡檜職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初檜
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
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
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
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辭畧曰自檜得權而舉事謂當
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于二策罔
燭厥理殊乖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帝令崇

綦崇禮

禮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崇禮奏曰謀傳金人併兵趨川陝蓋以向來江左用兵虜觀形勢非其所便故三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金人自靖康以來無歲無兵及乘輿南渡巴酉之冬直寇江浙逮其歸師齟齬謂可以休矣乃且移兵以寇關陝乘我富平之敗遂窺巴蜀幸吳玠一勝稍挫其鋒然其圖我蓋未忘也今偵謀所傳皆言虜人併兵以趨川陝可以知其情矣吾兵占勝而虜不得近蜀則必氣索而衆離若乘其敗而西自襄

漢東自淮海進兵以攻討則我必大得志而中原定矣爲天下者審夫議論規模所存而已規模者國家所恃以立議論者規模所恃而定議論定則規模立規模立而國家之勢成矣議論不定則規模不立規模不立而國家之勢危矣夫規模議論尤急于天下多事之際議論定則成不定則敗規模立則存不立則亡此成敗存亡之機也竊以爲今日之議論規模宜不出此三者恢復中原以成再造之功上也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中也苟目前之安而無所爲下也語其上則今之力誠未可爲守其下則吾之勢未可

復立惟度時量力就其中者爲之中者旣成則其上者可馴而致苟止于下則雖志於中者不可復得矣欲望陛下發自聖志明詔大臣毋取言高以害實治毋偷苟安以玩歲月議論審其可用規模定其適中以此立政事以此任人材以此責功效如是而期月之間治功不成未之見也又奏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敝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毀譽是恤然效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

貴竊名於己其爲則易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甚大是不可不察也上嘉之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 九月辛酉以彗見大赦求直言季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誥牒非強以予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強取於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實強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煖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關心賊至則僞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

千爲一遇勝以一爲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大府者無幾夫強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祇辦走耳今當議者有五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旣不足寧免作過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以奉之三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

以作士氣則軍政立矣 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壬戌王倫還自金倫旣被留久之粘沒喝使烏陵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謂思謀曰海上

縱倫歸亦金計

通鑑卷之六十一
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
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
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
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
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
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沉思曰
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比上國遣
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
非江南情實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
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

察之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
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時
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堯爲通問使
如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乙丑以朱勝非爲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事 丙戌以王似爲川
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
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
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
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
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

通鑑卷之六
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
不安 是月金耶律余覲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冬十月甲辰潘致堯至楚州楚州通判劉宴因劫
其禮幣奔劉豫守臣柴春戰死 是月禁私酤 遣
官裕享于温州 十一月甲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
禹解潛會兵討湖寇綱至潭州湖南流民潰卒羣聚
爲盜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
以捍蜀桑仲旣歿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
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鎮復
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 十二

柴春戰

月甲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綱上言荆湖國之上流
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
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嶽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
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
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裴亦劾綱遂
罷提舉崇福宮 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創取
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繫省封椿
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並不得用所椿不給十之一
二故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民患 婺州貢羅舊制
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

吏治

者請復崇寧之數知州王居正力言于朝戶部督趣
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
君呼吏爲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手疏五
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鶉
鶉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
胡桃文鶉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甲辰召張浚
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
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
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熙河蘭廓經畧使關師古舉兵復熙鞏

關師古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六

通鑑卷之六

送李氏

